

古典学译丛

阮 炜◎主编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

【美】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著

曾德华◎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阮 炜◎主编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

【美】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著

曾德华◎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 / (美)卡根(Kagan, D.)著;曾德华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6

(古典学译丛)

ISBN 978-7-5617-9667-2

I. ①伯… II. ①卡…②曾… III. ①伯罗奔尼撒战争—研究 IV. ①K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60090 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by Donald Kagan,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1969 by Cornell University

This edition is a translation authorized by the original publisher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4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10—780 号

古典学译丛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

著 者 (美)卡根

译 者 曾德华

责任编辑 彭文曼

封面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4.25

字 数 265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9667-2/K·366

定 价 6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总 序

我国接触西方古典文明，始于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为了吸引儒生士大夫入基督教，也向他们推销一些希腊罗马学问。但这种学问像“天学”一样，也并没有真正打动中国的读书人。他们中大多数人并不觉得“泰西之学”比中土之学高明。及至清末，中国读书人才开始认真看待“西学”，这当然包括有关希腊罗马的学问。及至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人才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一切，激情澎湃地引进一切西方思想。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对希腊罗马文明才有了初步的认识。

回头看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西方古典学的引进是热情有余，思考不足，而且主要集中在希腊神话和文学（以周作人为代表），后来虽扩展到哲学，再后来又扩大到希腊罗马历史，但对古代西方宗教、政治、社会、经济、艺术、体育、战争等方方面面的关注却滞后，对作为整体的古代西方文明的认知同样滞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们对希腊罗马文明的认知几乎完全陷于停滞。但从 50 年代起，商务印书馆按统一制订的选题计划，推出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其中便有希罗多德的《历史》（王以铸译，1958 年、1978 年）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下卷，谢德风译，1960 年、1977 年）。1990 年代以来，该丛书继续推出西

方古典学名著。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亚里士多德全集》(10卷本,苗力田主编,1990—199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柏拉图全集》(4卷本,王晓朝译,2002—2003年)。至此,我们对古代西方的认识似乎进入了快车道。但很显然,这离形成中国视角的古典学仍十分遥远。

近年来,华夏出版社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又推出了“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其中有不少首次进入汉语世界的希腊原典,如色诺芬《远征记》、《斯巴达政制》等。这套丛书很有规模,很有影响,但也有一特点:有意识地使用带注疏的源语文本,重点翻译有“解经学”特色的古典学著作。在特殊的国情下,这种翻译介绍工作自然有其价值,但是对于包括古希腊罗马(以及埃及、西亚、拜占廷)宗教、神话、哲学、历史、文学、艺术、教育等方面的研究在内的主流古典学来说,毕竟只是一小部分。一两百年来,古典学在西方已然演变为一个庞大的学科领域,西方的大学只要稍稍像样一点,便一定有一个古典学系,但是有“解经学”特色的古典学仅仅只是其一个分支。

因市场追捧,其他出版社也翻译出版了一些古典学著作,但总的说来,这种引进多停留在近乎通俗读物的层次,并不系统、深入,对西方各国近三四十年来较有影响的古典学成果的引介更是十分有限。与此同时,进入新世纪后,中华大地每天都发生着令人目眩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最终必将导致全球权力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事实上,在国际经济和政治事务上,中国已经是一个大玩家。据一些机构预测,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在2020年以前便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一不可避免的态势必将到来,可是中国学术是否也会有相应的建树呢?必须承认,三十几年来中国经济建设日新月异,天翻地覆,但学术建设却未能取得相应的进步,而未来中国不仅应是头号经济强国,也应该是一个学术强国。因此,一如晚清和五四时代那样,融汇古今中外的学术成

果,开启一种中国视角的西方古典学研究,一种中国视角的古代西方研究,仍是摆在人文学者面前的一个大课题。

要对古代西方作深入的研究,就有必要把西方古典学的最新成果介绍到中文世界来。可是学界目前所做的工作还远远不够。因学术积累有限,更因市场经济和学术体制官僚化条件下的人心浮躁,如今潜心做学问的人太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希腊罗马文明的认识仍缺乏深度和广度,久久停留在肤浅的介绍层次。虽然近年来我们对西方古典学表现出不小的兴趣,但仍然远未摆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浅尝辄止、不能深入的状态。甚至一些学术明星对希腊罗马了解也很不准确,会犯下一些不可原谅的常识性错误。

西方古典学界每年都有大量研究成果问世,而且有日益细化的趋势——如某时期某地区妇女的服饰;如西元前4世纪中叶以降的雇佣兵情况;再如练身馆、情公—情伴(lover-the loved)结对关系对教育的影响等。相比之下,我国学界对希腊罗马文明虽有不小的兴趣,但对文明细节的认知仍处在初级阶段。基于为囿考虑,拟推出“古典学译丛”,系统引入西方古典学成果,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较有影响的成果。本译丛将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希腊文明的东方渊源、希腊罗马政治、经济、法律、宗教、哲学(十几年来我国对希腊罗马哲学的译介可谓不遗余力,成果丰硕,故宜选择专题性较强的新近研究成果和明显被忽略的古代著作)、习俗、体育、教育、雄辩术、城市、艺术、建筑、战争,以及妇女、儿童、医学和“蛮族”等。

只有系统地引入西方古典学成果,尤其是新近出版的有较大影响的成果,才有可能带着问题意识去消化这些成果。只有在带着问题意识去消化西方成果的过程中,才有可能开启一种真正中国视角的西方古代研究。

阮炜

2013年6月29日

前 言

这本书所讨论的其实是一个很古老的话题,已经有很多人进行过研究,其中不乏修昔底德这样的权威人士(我们的大部分资料都来自他)。不过即便到了今天,这个问题依然值得关注。在十九世纪以及二十世纪初期,格罗特(Grote)、布索特(Georg Busolt)以及梅耶(Eduard Meyer)都出版了与希腊历史有关的著作,他们详细研究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提出了非常有见地的观点。在我看来,直到今天,布索特的研究依然是最冷静、最权威的。不过在布索特的书出版之后,又出现了很多新的资料,尤其是发现了很多雅典时期的碑文。另外,在这 50 多年的时间里,通过 *Athenian Tribute Lists*, 戈姆(Gomme)的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德·罗米妮夫人(Mme de Romilly)的 *Thucydide et l'impérialisme athénien*, 以及其他重要的专著与文章,我们对修昔底德以及伯罗奔尼撒战争有了新的认识。因此有必要充分利用从碑文上获得的新证据以及现代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重新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

每一代人都需要为自己撰写历史。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与我们的父辈乃至祖辈是不同的。不断地审视历史可以帮助我们认清历史,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只有那些最具启示意义的问题才

会保留下来。当然,坦白而言,我写这本书还有另外一个目的。修昔底德认为,通过对仔细研究历史,可以发现人类政治行为的规律,并为我们所用。对此,我们深表赞同。通过研究希腊城邦之间为什么会爆发如此残酷的战争,让一个伟大的文明元气大伤,并从此一蹶不振,应该可以找到一些与现代社会问题有着密切关系的规律。

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是外交史上的一个难题。我认为,要研究外交关系,必须同时研究相关国家的内部历史,否则会造成严重的误解。因此我会尽可能利用手上的证据,去寻找外交与国内政治之间的关系。当然,社会与经济方面的问题也会对外交事务产生重大影响,只是在古代它们的影响没有现在这么大。古代文献主要是从政治方面考虑这个问题。

接下来我要对研究方法做一些解释。任何一位研究修昔底德的学者似乎都必须在两个基本问题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创作过程,以及书中那些演讲的真实性。我会在介绍具体事件时再详细讨论这些问题,但我可以先将自己的基本观点告诉各位。关于这部著作的创作,我认为它是一次成书的,这与约翰·芬利(John Finley)的观点非常相似。他认为我们所读到的这个版本与修昔底德最终的想法差别不大:

毫无疑问,《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可能会有一些内容是之前创作的;修昔底德肯定曾经记过一些笔记,而在完成这部著作时他肯定会用到这些笔记。但我们认为,他绝对不是将一些写于不同时期的东西胡乱地拼凑在一起,最后因为自己的突然离世而来不及进行整理。它应该是修昔底德根据此前的笔记,在某个时候一气呵成的。也许结尾部分有些突兀,还有几个地方不够完整,但总体而言,这部作品有着较强的整体

性,这应该是在某个时期连续创作的结果。^①

因为我们认为修昔底德的创作总体上而言是完整的,所以对于书中难以解读的部分,我们绝对不会说这是因为修昔底德来不及将缺失的地方补全,或者是来不及在前后的观点之间进行协调。

修昔底德著作中的演讲是一个老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某些人的看法非常极端,认为这些都是修昔底德虚构出来的,还有些人选择了另外一个极端,认为它们真实记录了当时的发言。事实应该居于两者之间。我认为这些发言应该还是比较真实的。很多争论都是围绕着一句有歧义的话: *ὥς δ' ἂν ἐδόκουν εμοὶ ἕκαστοι περὶ τῶν ἀεὶ παρόντων τὰ δέοντα μάλιστ' εἶπει*, 克洛里(Richard Crawley)将它译作“我根据不同场合的需要”。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接下来的这句话: *ἐχομενω ὅτι ἐγγύτατα τῆς συμπασης γνώμης τῶν ἀληθῶς λεχθέντων, οὕτως εἴρηται*,^② 克洛里将它译为:“当然,会尽可能忠实于原话。”我的观点与爱德考克(F.E.Adcock)一样:

据说这位历史学家在还原这些发言时,尽可能“忠于发言的主要意思或者目的”,并且他会考虑到这些发言人在面对听众时最可能会说些什么。他自己的观点是其中一个制约因素,而他所说的“忠于发言者的主要意思或者目的”则是另外一个制约因素。如果他是根据这样的标准处理这些发言,读者至少可以知道当时发言的内容。因此制约修昔底德的应该是他的记忆力,这使他很难(或者说不可能)清楚记得发言的原文。^③

① John H. Finley, Jr., *HSCP*, Suppl. I (1940), 257.

② 1.22.1. 如果没有另外注明,所指的就是修昔底德的著作。

③ F.E.Adcock, *Thucydides and His History* (Cambridge, 1963), 27-42.

修昔底德的说法显然排除了他编造这些发言的可能性。早在1889年,尼森(Nissen)就对格罗特有关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对于格罗特“将那些发言当作那个时代的文献资料看待”,^①他感到非常震惊。读者会发现我与格罗特一样天真。

另外还要介绍一下修昔底德之外的其他古代文献,其中主要是普鲁塔克与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的记录。普鲁塔克的《名人传》(*Lives*)根据各种资料写成,有些资料比较可靠,有些可信度不高,有些来自公元前五世纪,有些则来自较晚的时间。狄奥多罗斯在描述我们所关心的这段历史时,除了希罗多德或修昔底德,他主要依赖的是埃福罗斯(Ephorus)所提供的资料。埃福罗斯写作的时间是公元前四世纪。无论作为资料来源,或者是历史学家,他都没法与修昔底德相比。不过他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修昔底德或普鲁塔克没有提供的资料。对于我而言,当普鲁塔克或者狄奥多罗斯的说法与修昔底德的说法出现冲突时,我基本上都会选择修昔底德。主要的问题是,当他们提供的是修昔底德没有提及的资料时应该怎么办。人们现在倾向于对他们所提供的资料持批判态度。我们认为这些资料的年表不值得信赖,而且它们没有修昔底德提供的资料那样权威。但在我看来,对它们的批评有些言过其实。我倾向于选择相信他们。普鲁塔克与希罗多德一样,对各种说法进行了比较(他掌握的肯定是书面资料,而不像修昔底德获得的是一些口头资料);他会拒绝接受那些荒诞不经的说法。无论他的理解正确与否,他确实保留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埃福罗斯的用处较小,但也不可忽视。在处理普鲁塔克、狄奥多罗斯以及古代的其他资料时,我采用了同样的标准。我认为除非存在着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或者听起来过于荒诞,或者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否则我会选择相信它们。在引用他们的著作时,我采用

① H.Nissen,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N. F., XXVII (1889), 386.

的就是这样的标准。

最后还要说明一点,在书中我常常会将公元前五世纪时的历史与现代历史进行类比。我明白这种类比所存在的危险。因此在进行类比时,我会非常谨慎,确保所作的类比是合适的。当然在得出结论与进行总结时,我会尽量将自己的理据开诚布公地告诉大家。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我自然会将所研究的问题与类似的事件或者情况联系起来。我对历史事件的判断是基于自己的经验。这些经验来自我对自己所处时代的事情的了解,以及我对以前发生的事情的了解。正如芬利(M.I.Finley)所言,“历史学家在研究的时候总是在不断地进行总结,他越是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那么他在进行总结时就会表现得更加克制”。^①我希望通过类比,让大家明白我为什么会得出这些结论。读者会发现我用来进行类比的很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事情。我这是有意为之。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掌握了翔实的资料,因此我相信研究这次战争的起因,肯定有助于我们理解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希望我的这种想法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同。

最后,我想对伯纳德·诺克斯(Bernad Knox)、梅瑞特(B.D. Meritt)以及我的同事沃特·拉富伯(Walter Lafeber)表示感谢。他们在读完我的书稿之后,指出了其中的很多错误。还要感谢康奈尔研究基金,以及康奈尔大学人文学科研究基金,他们给了我很多的支持,并且帮我打印了全书。另外要特别感谢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希腊研究中心的高级会员们,他们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在中心安心心地进行了一年的研究,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同时要感谢中心其他的初级会员,与他们共事是一段非常愉快的经历,并且学到了很多東西。最为感激的当然还是诺

^① M.I. Finley, *Generalization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Louis Gottschalk, ed. (Chicago, 1963), 27.

克斯先生,作为希腊研究中心的主任,他不仅才思敏捷,知识渊博,醉心于古典学研究,而且还将中心管理得井井有条。最后要感谢我的妻子,谢谢她给了我一个舒适的家,可以在家里得到很好的休息,然后精力充沛地投入自己的研究工作。

唐纳德·卡根

1968年10月记于纽约州伊萨卡

缩写与简称

AC	<i>L'Antiquité Classique</i>
AHR	<i>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i>
AJA	<i>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i>
AJP	<i>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i>
ASI	E. Badian, ed., <i>Ancient Societies and Institutions</i>
ATL	B. D. Meritt, H. T. Wade-Gery, and F. M. McGregor, <i>The Athenian Tribute Lists</i>
BSA	<i>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i>
Beloch, GG ²	K. J. Beloch, <i>Griechische Geschichte</i> , 2nd ed.
Bengtson, GG	H. Bengtson, <i>Griechische Geschichte</i> , 2nd ed.
Busolt, GG	Georg Busolt, <i>Griechische Geschichte</i>
Busolt and Swoboda, GS	Georg Busolt and Heinrich Swoboda, <i>Griechische Staatskunde</i>

CAH	<i>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i>
CP	<i>Classical Philology</i>
CQ	<i>Classical Quarterly</i>
CR	<i>Classical Review</i>
CW	<i>Classical World</i>
De Sanctis, <i>SdG.</i>	Gaetano De Sanctis, <i>Storia dei Greci</i>
FGrH	F. Jacoby, <i>Die Fragmente der griechischen Historiker</i>
Glottz and Cohen, <i>HG</i>	Gustave Glottz and Robert Cohen, <i>Histoire Grecque</i> , II
Gomme, <i>Hist. Comm.</i>	A. W. Gomme, <i>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i>
Grote	George Grote, <i>A History of Greece</i>
HSCP	<i>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i>
IG	<i>Inscriptiones Graecae</i>
JHS	<i>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i>
LCL	<i>Loeb Classical Library</i>
Meyer, <i>Forschungen</i>	Eduard Meyer, <i>Forschungen zur alten Geschichte</i> , II
Meyer, <i>GdA</i>	Eduard Meyer, <i>Geschichte des Altertums</i>
PACA	<i>Proceedings of the African Classical Association</i>
PW	Pauly-Wissowa and others, <i>Realencyklopädie der k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i>

<i>Riv. di fil.</i>	<i>Rivista di filologia e di istruzione classica</i>
SEG	<i>Supplementum Epigraphicum Graecum</i>
SIG	W. Dittenberger, <i>Sylloge Inscriptionum Graecarum</i>
TAPA	<i>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i>
Tod	M.N. Tod, <i>A Selection of 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to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i>

目 录

前言 / 1

缩写与简称 / 1

导言 / 1

第一部分 希腊世界的结盟与分裂

第一章 斯巴达同盟 / 9

第二章 雅典帝国的起源 / 33

第三章 波斯战争之后的斯巴达 / 52

第四章 波斯战争之后的雅典 / 61

第二部分 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

第五章 希腊战争 / 83

第六章 爱琴海危机 / 105

第七章 战争的结束 / 130

第三部分 和平年代

- 第八章 雅典政治：伯里克利的胜利/ 145
第九章 雅典与西部地区：图利的建立/ 167
第十章 萨摩斯叛乱/ 185
第十一章 雅典帝国的巩固/ 194
第十二章 战争爆发前夕的雅典政治局势/ 209

第四部分 最后的危机

- 第十三章 埃庇达姆诺斯/ 223
第十四章 科塞拉/ 247
第十五章 麦加拉/ 271
第十六章 波提狄亚/ 294
第十七章 斯巴达/ 308
第十八章 雅典/ 339

第五部分 结论

- 第十九章 战争的起因/ 369
第二十章 修昔底德与战争的必然性/ 381

附录/ 400
参考文献/ 417
译后记/ 433